

遇良師引導 開啟李小龍武術生涯

FUN 享歷史

有些人來到這個世界宛如煙花般短暫，卻又璀璨，李小龍就是其中之一。

2023年7月19日，筆者有幸獲邀參與由九龍聖芳濟書院舉辦的李小龍紀念之夜，目睹學校師生及校友，不分年級、地域及歲月，共同為這位飛躍世界的武打巨星懸掛牌匾。當天出席的校友星光熠熠，包括有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傳媒工作者陳志雲、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執行委員莊陳有、曾到台上接受李小龍頒獎的卓偉杰及李小龍會會長黃耀強均上台發言，當中陳志雲及卓偉杰分享自己親歷李小龍在1973年回校所見所聞，而「李小龍事蹟牌匾」在學校外牆懸掛。

因緣際會，筆者曾到過九龍聖芳濟書院校史檔案館，拍攝到李小龍到該校讀書生涯一手資料，適值今年是李小龍逝世50周年，特意撰寫此文以饗「龍迷」。

1956年9月，李小龍由喇沙書院轉去九龍聖芳濟書院就讀初中二年級。相隔17年後，即1973年2月28日，李小龍在拍攝《龍爭虎鬥》之際，特意回到中學校擔任陸運會頒獎嘉賓。

根據九龍聖芳濟書院畢業生、獲李小龍頒獎的馮應標撰寫《李小龍年譜》所述，該校校長蘇培德修士(Brother Gregory Seubert)回憶與李小龍通電話提及陸

運會的頒獎禮，李小龍義不容辭地答應出席。當天早上上課前的集會前，校長宣布下午將會停課，改作頒獎禮，當時只說會有特別嘉賓出席。

在校史檔案館裏看到有一份該校英文小報記載這件盛事，翻譯成中文如下：李小龍先生，作為本校舊生回到本校頒發獎品予陸運會的勝利者。我們的特別嘉賓隨即宣布後天是學校假期，李小龍先生亦答允在下次訪問到母校給我們展示中國功夫，而他是芸芸武術大師中殿堂級人馬。

1973年，李小龍憑《唐山大兄》、《精武門》及《龍過江》等一系列電影聞名海內外。《精武門》更於早一年獲中國台灣第十屆金馬獎影展中的「最佳技藝特別獎」。換言之，李小龍已成為一位舉世聞名的世界級巨星。

根據校史檔案館顯示，當天李小龍穿着黑色斑點花襯衫，搭配牛仔外套回到中學校九龍聖芳濟書院，並且在簽到冊上留言。他到臨母校自然而然引起校內師生的轟動。當天，全場目光聚集於這位知名校友，他站在台上被千多名年輕學生包圍。照片裏可以看出，整個典禮氣氛簡單而又隆重，李小龍甚至一度脫光上衣展示結實的肌肉，並頒發獎品予得獎的同學。當時天氣尚未和暖，學生們穿着薄薄的外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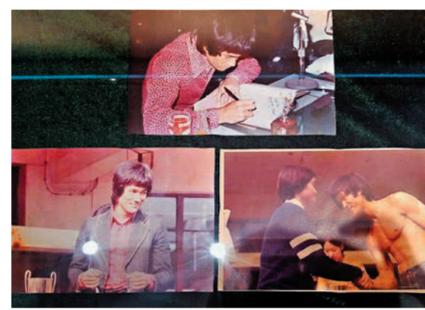
那時李小龍正在開拍《龍爭虎鬥》，為何願意在百忙之中抽空回到學校做頒獎嘉賓？這不得回說15歲的他轉校到九龍聖芳濟書院，幸運地遇上良師無限包

容及關愛的故事。當年良師便是穆德華修士(Brother Edward Muss)，年輕時的穆德華修士在德國是一名業餘拳手，及後餘生在天津、上海和香港奉獻於教育及傳教事業。

由於李小龍曾在校園廁所裏與同學打架被發現，校方便與其母商議，引導他去一個正常健康的體育競技環境當中。於是穆德華修士將他編入學校的拳擊隊，並給予正規的訓練。兩年後，1958年，李小龍代表該校參加香港校際西洋拳賽中與英皇佐治五世學校的對手加里·埃爾姆斯(Gary Elms)對壘。這個對手大有來頭，連續在學界三連冠。李小龍應對十分吃力，畢竟這是他第一次的比賽，但他仍以詠春拳中的連環日字拳技術性擊倒對手。

在學校校史檔案館展示1959年李小龍高中一年級(中四B班)的考試成績。當時全班學生總數有40人，其中有39人出現班上名次，從上述成績表顯示李小龍在全班成績可算是倒數第二，足見他並非學霸。當中他的文科科目如歷史、中國歷史及文學等成績，顯然優於理科科目如算術及代數、物理、化學等。

然而，該校的學生沒有等到師兄兌現他的承諾。這一年7月20日，李小龍遽然離世，一代巨星短暫地綻放32年的光芒。他撒手人寰留下後人無限的緬懷及追思，以及著名影視名人如成龍、周星馳及甄子丹等承繼其遺志，讓中國功夫發揚光大，而Bruce Lee這個響



◆ 1973年2月28日，李小龍回到母校九龍聖芳濟書院擔任陸運會頒獎嘉賓。 作者供图

噹噹的名字永遠長駐在世人腦海裏。

最後，筆者引用李小龍的「切勿祈求安逸的生活，而要祈求有力量去忍受困難」(Do not pray for an easy life, pray for the strength to endure a difficult one.)名言勉勵大家，而這恰恰也是反映香港獅子山精神。

◆ 李鈞杰(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現職為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作品見佛門網，近作《戰後香港佛教興辦教育(1945-1960年)》刊載《新亞論叢》第21期。)

看盡繁華終徹悟 詩佛靜看雲起時

文苑英華

在唐朝，佛教和道教發展鼎盛，上至帝王，下到平民，都有禮佛或是崇道的信仰，包括很多著名的文人、大詩人，本身也是修行之人。他們其中，有些更是選擇遠離滿目繁華的城市，獨居或投身於山水之中，尋找生命的真諦，最終成了清心寡慾的隱士，寫出的詩句也是恬淡、有禪意的。或許你會問，這樣的生活不會很無聊嗎？現在就讓一位在盛唐時期篤志修佛的詩人，來跟大家說說他的修行生活吧！

王維的修行哲學

對於王維，以前大概停留在知道他是詩佛，然後也學過他的幾首詩；對於王維的詩，也就知道是詩畫禪三者相結合。現在再讀王維的詩，才能確實感受到幾分其中的意境深遠。

在王維的許多詩歌中，我喜歡「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這兩句。這兩句詩出自王維《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粗看這詩，以為是一篇簡單的遊記，詩人在如此環境中自得自樂，但細細品味則自有深意。

一個人獨來獨往，卻感受不到寂寞，反而擁有普通人難以察覺的樂趣。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樂趣呢？比如他經常信步而行，走到了河流的源頭，就索性席地而坐；舉目四

望，他又驚喜地發現，一片雲彩正悠悠然升起。或者，他偶然在林中遇到一位路人，便上前暢懷談笑，共享山林之樂，不知不覺忘記了回家的時間。修行人的精神世界原來可以這麼豐富！

對比陶淵明，我認為陶淵明的人生態度是四個字——平淡生活。比起兩人政治上的經歷，陶淵明是失意的，至少是不受朝廷器重的。那王維呢？

他少年得志，胸懷抱負，晚年官至尚書右丞，職位不低。可是在安史之亂後被抓入獄，是弟弟王立功之後以削官為代價才把他救出來。當一個人的生命遭受到一些重大挫折，人的心境自然會淡泊許多。再加上他自個兒活了大半輩子，政局的變化、仕途的艱辛，以及生活的閱歷，都足以讓他看透很多。那些人們窮盡一生追求的名利，對此刻的王維來說就如過眼雲煙。他超脫於煩擾的塵世，讓自己的心靈處於一種閒適的狀態。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就像是陸游「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樣，遇到困難時無須煩擾，因為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

這是一種多麼淡然多麼超然的心態！那些不驚於繁華的人必然是見過最繁華的人，王維便是這種人，他內心的淡然是看盡了繁華之後的大徹大悟。

我們生活不易，人生就是一場修行。面對人生的起伏，我們都應該開看庭前花開花落，觀天外雲捲雲舒。

◆ 蕭澄(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考書。)

遊滿井真情流露 袁宏道以詩「繪」早春

文苑英華

香港教育局「第四學習階段建議篇章(文言經典部分)」收錄了袁宏道的《滿井遊記》。《滿井遊記》大家可能不太熟，但袁宏道相信大家應該認識。在以前高中中國文學史中，必定會教到明代公安派，而教公安派，必定會教到「公安三袁」——荊州公安縣的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

「公安三袁」中，袁宏道聲譽最高。他的《滿井遊記》更被稱許為「簡而精，在描繪滿井之景時融合其情，修辭十分精彩，是明代優秀記遊散文」(丁石孫)。

春色盎然的滿井

在農曆二月十五日的那天，雖然已是仲春時分，但燕地(周代燕國故地，即今河北北部、遼寧西部、北京一帶)仍然十分清寒。這一天，正好是花朝節後。

花朝節，也稱花神節。在農曆二月十二日的那天，傳說是花神百花仙子的生辰。這個百花仙子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掌管人間百花之神。根據《大明會典》記載，明代花朝節與「清明」、「端午」等大節同為法定假期或「公眾假期」。那天，各地的花神廟都有活動，除了才子佳人外，連花農、花匠都會前來祭祀。

在熱鬧過後，袁宏道趁著人流減少、天氣漸暖，與朋友從東直門出，到了滿井。在此前的日子，北京的天氣還不太理想，「餘寒猶厲，凍風時作」，飛沙走石，人們只好留在室內。難得今天天氣稍微暖和一些，怎能不走走？更何況，袁宏道已錯過了花朝節，現在又怎能再錯

過熙和的仲春？

《滿井遊記》是袁宏道著名的小品散文，其精妙之處在於北地春色的描寫。一句「冰皮始解，波色乍明」，便把春天破寒而出的姿態寫出來。寫舉春水之美，袁宏道繼而寫「晴雪所洗」的山巒，它的美，就像「倩女」梳洗過後的髮髻一樣，鮮艷明亮又嫵媚。至於那柳條，雖然還沒有舒展開來，但它那柔軟的梢頭仍然在風中飄散。而麥穗就像野獸項上的細毛，只有差不多一寸的高度。

春水、春山、楊柳、麥苗，在袁宏道的筆下，構築成一幅北國早春圖。然而，風光再美，也得有遊人欣賞。這時候，早春的遊人雖然不多，但是卻有千姿百態。有「泉而茗者」，清雅悠閒；有「壘而歌者」，豪爽痛快；有「紅裝而蹇者」，從容舒適。袁宏道從遊人著筆，寫出那各得其樂的神情氣息，用「人氣」點染這一幅北國早春圖，使它更生機盎然。

讀書人須以家國為重，「不能以遊墮事」，可是，袁宏道卻只不過是國子監助教，所以並無太多國家大事可以操心。然而，袁宏道非但沒有因此而自卑，反而自傲地說「惟此官也」可以「灑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隱隱着，有種慶幸沒有習染官場庸俗之氣的感受。

袁宏道《敘小修詩》提及「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指出不是自己「胸臆流出」之意，就不肯下筆。《滿井遊記》文氣自然流暢，內容清新脫俗且不造作，看來「性靈」確實不是隨便說說。

◆ 葉德平博士，香港作家，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文山 字水

大理國臣強君弱 皇帝接連出家

在武俠小說《天龍八部》中，有個角色很受讀者歡迎——有大理王子身份的段譽。在史書上確有一位第十六代皇帝段正嚴(又叫段和譽，乃段譽的原型)，正是繼第十四代皇帝段正明，和第十五代皇帝段正淳之後登基，這又似乎和小說情節有部分融合。

在《天龍八部》中，段譽樂觀豁達、胸襟廣闊，卻有赤子之心。他陰差陽錯下學得絕世武功「六脈神劍」，卻「時靈時不靈」，非常逗笑。他有成人之美的善良心腸，又因懷着對美貌女子崇敬之心而學得「凌波微步」，之後往往靠這套輕功救命。有人說他這性格有如《紅樓夢》之賈寶玉，段譽也正正有着賈寶玉的「癡情」，令很多女子傾心。

段譽先後與武功蓋世的喬峰和奇人異士的領袖虛竹結義為兄弟，但舊版結局只交代他帶着傾心癡愛的王語嫣回大理繼位，而歷史的真相就不是那麼浪漫。

身為段譽原型的段正嚴在位39年，繼段正明和段正淳之後出家，卻不是在人生輝煌的時候看破紅塵富貴、急流勇退，而是因為四個兒子爭奪皇位、明爭暗鬥，把整個朝廷弄得紛亂不堪。為求安寧他才披上僧衣，甩手而去。

大理國崇佛

大理國的歷史，可分為前後兩段。前段(937-1094)史稱「前理」，後段(1096-1253)史稱「後理」。中間有兩年空缺，是因宰相高升泰篡位，改了國號為「大中」，他在位未足兩年就去世，其子即還政段氏。而大理國先後有22位皇帝，其中竟然有10位出家為僧，這在中國歷史上很少見。這10位出家為僧的皇帝中，在位最短的僅一年，最長的有39年。

在史冊中找找，皇帝出家的原因有很多。有人以為是皇帝不愛江山也不愛美人，只愛紅魚青鬢，也有人以為是不愛榮華富貴，只求青燈古佛，這些都「浪漫化」和「合理化」了。

根據大理國的野史記載，民間有一首流傳甚廣的民謠：「帝王出家，隨

臣一幫，嬪妃一串，素裹紅裝。出家猶在家，舉國敬菩薩，早晚拜大士，禪室如世家」，皇帝出家並非真心，由此可見一斑。

縱觀大理國的帝王史，只有第二代皇帝段思英是被叔父段思良逼迫退位為僧的，這有明確記載；其餘9位都被當作自願出家、一心向佛的楷模。《天龍八部》說段正淳未登帝位就死在「四大惡人」之首的段延慶和慕容復之手，乃是小說家杜撰，事實上他也做了12年皇帝。

不過，值得研究的是，自第十三代段壽輝開始，至第十七代段正興，竟一連五代皇帝均選擇出家。大理段家真的一點也不貪戀權力和富貴嗎？如果仔細查看，大理國雖世代為段氏江山，可是有160年都是由高家世代把持朝政。段氏若要翻盤，那就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要殺得血流成河，千萬顆人頭落地。

幸好，大理國崇佛敬僧，就給皇帝留下了體面退位的台階。況且大理皇帝出家仍享榮華富貴，又受尊崇，只是沒有政治權力而已。

於是，在高家掌握實權期間，個性軟弱的會找個理由主動出家；個性強烈的則多半會被逼遜位去當和尚，反正傀儡皇帝做不做、誰來做都一樣。這樣其實也有好處，大理國祚316年中，宮廷少有殺戮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有點佛性，各種矛盾往往可以用佛家學說來化解，當然也包括權力。

在佛家學說也好，儒家學說也好，都有一個觀念，認為國家福禍當與皇帝的德行有關。在大理甚至認為包括了皇帝的前世今生，都與國家有着因果關係。

國家一旦出現一些災禍的現象，都可能嫁禍於帝王、歸罪於他有孽障纏身，只要他捨身出家，就能免除萬民的災難。所以每聽皇帝要出家，人民百姓只會對他感恩戴德，而不會計較他是什麼原因。

南北朝時期，梁武帝蕭衍晚年篤信佛教，不近女色、不吃葷，四次脫下帝袍，披上僧衣，捨身出家。可惜每次都被群臣苦諫，親人力勸而重登龍椅，這未免有點尷尬。

大理皇帝出家時有一種情懷、有一種使命感，在崇高尊貴的儀式中，受萬民景仰。反觀蕭衍，結局就悲慘得很，竟被叛將餓死於台城。有人批評他事佛非虔誠，致此悲慘下場。不過亂世君主，以此為依據來衡量未免有點太過嚴厲。

在大理蒼山蘭峰東麓，有個「無為寺」。這裏曾是皇家寺院，10位大理皇帝和15位皇室子弟在此出家。《天龍八部》說的「天龍寺」實際上並不存在，不過大抵也是以此處為靈感來構思的吧。

◆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